

窄巷里的老舍故居

史宁



因有老舍夫妇合种的两棵柿子树，老舍故居又被称之为开柿小院，这是一生中居住最久的一个地方，他一九四九年后的作品也几乎全部写于此。

鹿小姐6月末从南粤来京，没来得及和我打招呼就径自去了丰富胡同的老舍故居，不想却因闭馆装修而吃了闭门羹。她打来电话向我抱怨，为何这么不巧，心心念念的老舍故居曾经在多少次停留北京时都完美地错过了，这次又是专程而来却无缘得见。我说，谁让你事先不弄清楚了再来！不过虽然进不去，你就看看丰富胡同吧，也是好的。鹿小姐大为不解。我继续解释：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它的大门和院墙，还有胡同深处的其他人家都值得走走转转，特别是老舍故居门口的垃圾箱尤其值得多多留意。鹿小姐以我在开玩笑，没好气地把电话挂断了。

我的提议当然不是说笑，完全是良心推荐。以往我每次照例来故居讲解的时候，都是先带领观众从大门外的胡同讲起，自是和馆里的常规讲解不太相同。我觉得丰富胡同很能代表老舍的生活意趣。这胡同的妙处在于窄小逼仄，而且越往深处越显狭。胡同两边全是低矮矮矮的小门小院，与整条胡同的气质相得益彰。这条胡同的名字原本叫做丰盛胡同，和西城一条胡同同名，再早的清代曾称为风琴胡同。我疑心当初起名字的时候，人们似乎有意或无意地漏掉了一个“线”字。因为除了细若游丝外，我实在想不出这条胡同和风筝之间还能有什么关联。说到故居门口的垃圾箱，许多人往往置若罔闻，我反而觉得它和老舍故居有着极为鲜活的对应关系。这种垃圾箱既不同于故宫和园一类名胜景区内的垃圾箱，也不似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公共垃圾箱，而是带有浓重生活味道的，并且只会出现在各住宅区内的垃圾箱。它就被放置在故居门口，周围居民平时的日常垃圾都会投放在此。这就使现今已成为纪念馆的老舍故居更增添了不少市井和烟火气。

过去听舒老说过，胡同里的垃圾箱以前是没有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每天到固定时间有垃圾车，各家各户按时出来将垃圾倒在车里。这种颇为费时费力的流程自然会随着时代发展被取代，垃圾箱顺势而生，不过最初是设在胡同中间，后来才改在故居所在的胡同口。不倒垃圾的方式如何进化，终究离不开胡同人家共同生活的场域。老舍故居虽然如今每天吸引数以百计的中外游客和参观者，其前身也无非是胡同里的一个普通小院。正像老舍的小说，不管是写于青岛或重庆、纽约或伦敦，总还是离不开丰富胡同里的人和事。或许这就是丰富胡同之于老舍的意义所在。

鹿小姐是湖南人，在北京上的大学，她几乎走遍北京各大名胜，唯独遗

漏了老舍故居。等她回到南方工作后才忽然然后知后觉地喜欢上老舍来，总是吵嚷着想要好好看一看老舍在《养花》《猫》这些文章里所写的小院子，可是又一次次地交臂而过。一天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建议她回去只看看文字吧，故居还是不去的好，否则多少会有些失望。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迷恋老舍，到中学后逐渐痴迷，读得多了便总想一窥丹柿小院的究竟。这其实就是钱锺书先生所谓鸡蛋与母鸡的那个比喻。对一个人的文字着迷后总想看看写出这等文字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即便其人已然故去，到他的住所看一看也是极好的。无奈当时胡絮青先生和舒济一家还住在里面，没有对外开放，我也只是常常在丰富胡同左右流连，至多在小院门口留下张照片证明来过此处。门板上每提及此事，舒济老总笑我的愚，如果当年鼓起勇气敲响门铃，也许早就相识了。困在门外的時候，时常会幻想小院之中的景象：少不了一定的满是满园的花木，郁郁葱葱，甚至遮挡了通往各个房间的小径。鱼缸内栽种的荷花大概长得比人还高。柿树上的花猫不是伏枝而眠就是纵身跃上屋顶去追逐歇脚的鸟雀……等到1999年老舍诞辰100周年之际，故居作为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我在第一时间买票进去参观，目之所见与内心此前构建起的图景相比还是有不少的距离。头一样以大门来说，门板上已非我当初所见那种呈长方微带锈迹的小铁门板，而是极为普遍金黄色的大铜门环，多少显得有点俗气。院子里除了地栽的紫玉簪儿和有限的盆花，昔日小院里的繁花与猫咪已全无踪迹。过了几年，纪念馆又把院中裸露的土地全部铺满方

砖，此举虽能在雨天有效防止游客滑倒，但整洁有余幽静不足。院中南墙不久又安装了巨大的电子显示屏，每天循环播放与老舍有关的视频节目，声振屋瓦，小院已难寻往日的清静。这样看来，今日的老舍纪念馆是为了满足更多人参观而开设的公共博物馆，同当年老舍生活其中的丹柿小院实际已是两回事。我觉得老舍故居的天生窄小是不大适合改成公共博物馆的。鹿小姐这时马上反驳我说，布拉格的卡夫卡故居也很小啊，可参观者照样络绎不绝。话虽如此，不过布拉格的卡夫卡故居有一半的用途是书店，展览的功能已经很小。况且现在的布拉格在卡夫卡故居之外，又兴建了一座颇为正式的卡夫卡博物馆。这很像上海虹口山阴路的鲁迅故居和甜爱路的鲁迅纪念馆，前者因为空间太过狭小，仅仅作为生活原状陈列，后者则是另选在鲁迅公园里专门设立的大型博物馆。分工明确，互不影响。去鲁迅故居参观每天还要限时限员，而纪念馆则无此压力。再或者就像北京前海西街的郭沫若故居那样占地上千平米的豪宅，拿出几间不太重要的房间当做展厅，其余仍然可以完好地保留主人生活原状陈列。可老舍故居两头都不占，既没法另辟新馆又没有足够大的面积来展陈，实在尴尬，和他世界的声誉极不相符。我想依老舍本人的性格，也一定不愿意自己的小院在去世后改建成纪念馆。

原因很简单，这里是专属于老舍自己的一方静美天地，是他梦想已久的理想家庭。如果去护国寺的小羊圈胡同（今小杨胡同）老舍出生的院子去看过的人多半都会明白他最终选择在丰富

胡同定居的答案。出身于城市贫民阶层的老舍，大概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介草民，哪怕著作等身或蜚声国际在他心理上到底还是一个平头百姓，所以丰富胡同的丹柿小院是最符合他心目中平民阶层的居住理想。

四十年代末旅居纽约的老舍，确曾有过一个未定归宿的迷茫期。留美、赴美、暂居港台都不是没有可能，游牧不定……在老舍归国的诸多因素中，故乡北京不能不说是其中极为重要且极具诱惑的一个。视文学为生命的老舍，回到故乡之后，无论再从事什么题材的写作，北京这座城市终于不必再时时遥望了。不论《龙须沟》《茶馆》，抑或《正红旗》都验证了这一点。他就像是一条回到永定河里的鱼，真正体会到了如鱼得水的快慰。

回到北京之后，老舍先是住在北京饭店，他婉拒了作协分配给他的机关宿舍楼，而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自己花钱买了一处小院。他委托卢松庵和张良辰两位好友帮忙物色，最终选定了丰富胡同的这座小院。坊间传闻说老舍对两位老友充分信任，连看都没看就定下了。此说并不准确。老舍虽然没有参与选房，但是对此事极为关注。当卢张二人相中了丰富胡同的小院后，老舍特意亲自前去看房。此事明确记在了老舍的日记里。或许当老舍第一次踏入这个小院时，就瞬间认定了这是他幻想已久的理想家庭的样貌。在之后的日记里，便频频出现了有关“家”的内容。丹柿小院对老舍而言，正如其笔下《四世同堂》里祁老人满意自家的小房：“这是他自己置买的产业，不论格局与建筑怎样不好，也值得自傲。”小院除了地理位置优越，格局与建筑的确谈不上有多好。九十年代以后，老屋年深日久隐患频出，胡絮青老人以全家的生活质量改善为才将小院交给国家，自己迁入楼房。否则故居也不会于1999年就开放成纪念馆。

最后我终于还是没能说服鹿小姐，她坚持要等重新开馆后再来看。老舍一生漫游四方的生活经历与晚年生命定格在丰富胡同的窄巷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确实是个值得让人走进故居的理由。作为像她这样的普通读者，走进老舍故居确实是一个近距离了解文字背后作者生活样貌的最佳渠道。故居里的书房、卧室及客厅等处也都埋下了不少凸显老舍性格与情趣的小线索，只要留心，定有收获。唯独提醒每一个走进老舍故居的参观者，凡到此者务必慢步轻声，尽力为小院留存那专属于老舍的一份宁静与恬淡。

的现象，绝不容忍姑息x这类美国优先、至上的愚蠢人……”她说得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我听得确实感动，再三地表扬她公允、负责，她反复叮嘱我不要因为这次的不愉快，妈妈就不去中心了。

最后她告诉我x就住在中心的公寓，明天一早她要找他来谈话，并要处置他。我一听就马上说：“也许他有精神病……”

不料她打断我的话说：“不能用精神病或任何其他原因作借口，去伤害他人，践踏人权……”哇——又给我上了一课！

“中心怎么处置x我不会告诉你，这是法规。”

“我并不想知道。”

“谢谢你的投诉，我们不容这类事件再次在中心发生！”

“在美国这是我第一次投诉，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2019年9月19日

陆小曼手札和启事

陈建军

致吴经熊手札

1927年2月22日，胡慈琳在上海创办了一份《烟视报》，由张静庐、王瀛洲主编，每三日出版一张。同年6月28日，出完第43号后停刊。3月29日，该报第13号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陆小曼手札》（署名“月”）。文中说：“陆小曼，新文学家徐志摩之夫人也。结褵以来，伉俪甚笃。今作寓公于海上，海上之闻人，多相结纳焉。小曼长于中西文学，出言尤妙绝伦，书牍之类信手拈来，似漫不经意，而极饶风韵。为刊其最近手札如下，亦以见才女吐属名下无虚也。”所刊陆小曼手札，系手迹影印，全文如下（下图左）：

德生：摩现在不在家，一忽儿就回来，我们今天不想出去，因为我不好过，还是请你们二位来我家吃晚饭吧。我们虽没有电灯，可是洋腊〔蜡〕也很romantic。天天看电灯，难得看洋腊〔蜡〕，不是也很新奇的吗？还是快请你们来吧。

小曼

在手札后，作者“月”加了一段按语：“德生为临事〔时〕法院吴经熊推事之字。德生与志摩友善，故小曼不以常人视之，此则于其字里行间可以窥知之也。小曼新居花园别墅，电灯尚未设置就绪，所以有‘洋腊〔蜡〕也很romantic’之句。夫通常一洋腊〔蜡〕耳，小曼乃能涉相于romantic，可谓新颖矣。至书中‘你们二位’云云，其一则海外缤纷之作陈辟邪也。”据此可知，陆小曼的这通手札是写给时为上海临时法院推事吴经熊的。吴经熊与徐志摩交情甚笃，早年同学于上海沪江大学，又一同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预科。1922年，徐志摩与张幼仪协议离婚，吴经熊是证人之一。1926年10月，徐志摩与陆小曼举行婚礼，不久由北平南下上海，一度住在吴经熊家。1927年年初，迁居龙路花园别墅11号（今南昌路136弄11号）。后来，搬至福照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作者“月”声称，随文所刊陆小曼“最近手札”，可见这通手札是陆小曼刚入住花园别墅时所写的。

陆小曼说：“我们今天不想出去，因为我不好过，还是请你们二位来我家吃晚饭吧。”审其语气，大概是吴经熊约他们夫妇吃晚饭，陆小曼因“不大好过”“不想出去”，故反过来邀请吴经熊到她家。同时被陆小曼邀请的陈辟邪，是浙江慈溪人，其40回社会言情小说《海外缤纷录》起连载于上海《商报》，1929年11月由上海云图图书公司出版单行本，曾畅销一时。

1927年3月30日，有人曾以笔名“情情宾主”，在上海《大公报》第232号上发表了一篇《陆小曼连写别字》，指出陆小曼致吴经熊手札中将洋腊的“蜡”字均错写成了“腊”。这篇纠错文是一条难得而有趣的史料，特过录如下：

第十三号的某报上登了一篇陆小曼女士的手札，看来似乎是陆小曼女士的亲笔。我是一个很知道陆女士过去艳史的人，所以对于女士的手札，特别注意。可是因为这一注意，便发现了一个别字，立刻使我平素景慕陆女士的心理，低减了几分。陆女士啊，你未免太疏忽了要。

洋腊的蜡字，据在下的一孔之见看来，以为偏旁应该用虫字。可是陆女士的手札里，却写作腊。这般的写了一个还不算，接着又写了一个，偏旁都是用的月字。要说是时一笔误，也不会这般凑巧。陆女士啊，你除非

1943年夏，陆小曼重订润例，将润资做了调整：堂幅每尺五百元，屏条每尺二百元，立轴每尺三百元，纨折扇每幅三百元，册页每尺二百元。同时，增加书法项目：“书法照立轴二折算，晋唐小楷加倍。”（《陆小曼山水润例》，上海《海报》1943年8月10日、13日第464号、第467号）这些润例，或许是陆小曼自订的亦未可知。

陆小曼体质娇弱，多愁善病，常以药炉为伴，因此每每不能按期向索画者交卷，有时还不得不暂停收件。1945年6月11日、17日，《海报》（金雄白主事）第1127号、第1133号连续刊登了一则《陆小曼启事》，全文如下（左图右）：

曼因手腕酸痛，兹遵医嘱，亟须休养。自即日起，暂停收件一个月。所有前接画件，亦须在一月以后，方可交卷，希亮察是幸！

失去了徐志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陆小曼灵魂麻木、心如死灰，“每天只是随着日子往前走”（陆小曼《随着日子往前走》，《南风》1939年9月第1卷第5期）。但她又不愿就此消沉、堕落下去，而是不断地使自己振作起来，希望自己“多画一点画，多写一点东西”，走出“死灰色的生活”（陆小曼《灰色的生活》，《语林》附刊小册甲1945年7月15日）。可惜，她的身体太不争气，不然的话，是会留下更多“不死的东西”。

投诉

江青

刚刚由瑞典赶回纽约，真幸福，可以跟九十七高龄的妈妈当天团圆过中秋。

这几天纽约秋高气爽，五姨就要回上海探亲，所以清早相约在妈妈家见，可以在她家附近散散步。先买了份中文报纸，然后去了她有时会去的东12街“老人中心”（Sirovich Center for Balanced Living）早餐。这是我第一次去，东张西望，里面有小剧场、健身房、会客室……设备很齐全，买了餐券进了食堂。

偌大的食堂，九点不到几乎客满，我们是仅有的亚洲人。

看到离窗不远的大桌只有一位男士在看报，于是走上前去问他：“我们可以在这里坐吗？”他说：“当然。”

我们边用早餐边聊天，邻近我坐的男士，不时发出各种响声，我并不在意。半个小时后，他突然问我：“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吗？”我忙点头。

“下次你如果再来，请不要跟我同桌！”

“有何不妥吗？”

“你们叽里咕噜说外国话，完全不懂得尊重人。”

“对不起！我刚刚从欧洲回来，跟妈妈、阿姨很久没有见了。”我懂得老人的寂寞，觉得应当跟他礼貌地寒暄一番。

他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正感无趣，他突然问：“你们是哪里的？”

“中国！”

“由中国来，就该回到中国去！”他大声嚷，怕我听不明白，又说：“你懂吗？由哪里来，就该回到哪里去！”

“我来美国近五十年了，头一次听到这么蛮不讲理、岂有此理的话！”

“所以美国大选很重要……”说着他站起来，把餐盘弄得通通响，甩了凳子扬长而去。

我还没有缓过神来，隔壁饭桌的人就说：“你们年纪都大了，犯不上跟这种人生气！”

“谢谢你！”我们这桌继续喝咖啡聊天。

不到半个小时，前后有五位老人，由不同的桌到我们这桌来安抚我们：

“忘了这个神经病，过好今天这一天！”

“秋高气爽，好好享受生活！不要把这个人放在心上。”

“这个人对女人最不懂得尊重，没想到他还是个种族歧视的败类……但请不要影响到你们的好心情！”每位说的都是这一类的话，顿时，原先的不快烟消云散，我们连声道谢。

很知道中国人说“多管闲事”的意思，但在纽约遇到了正直的“多管闲事”的一群，对不关自己的事管得如此及时又认真，所以不无感慨：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是有路见不平仗义执言的好人！

准备离开时，餐厅负责人赶上前来说：“你们准备投诉吗？”我忙摇头。

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们必须跟办公室投诉今天早上在这里发生的事，他的名字叫xx，不能姑息这样的败类……”

想了一下，我改变了主意，让五姨陪妈妈先回家，自己去办公室投诉。

促使我决定投诉的原因，是因为感到自从特朗普上任以来，明显感到对移民、难民、弱势群体欺压，诸如此类的现象在社会上日趋严重。

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华裔杨安泽（Andrew Yang）想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近来掀起辱华言论风波。最过分的言论来自彼得森（Jesse Lee Peterson），他是颇受争议的非裔牧师，日前在美国保守派电台节目中居然说：“有这么个小亚洲人或中国人或不管他是什么东西，他应该回中国或打哪来回哪去。”这岂不跟今天这个人的言论一模一样嘛！对这种原则性的问题，作为公民有责任去制止，岂能放他一马。

结果中心主任不在，秘书听了我投诉的原委后，留下了我的电话和邮箱，告诉我主任M女士会很快跟我联系。

晚上，听到M电话留言，打开电脑，她的邮件也来了，将联系方式一一写明。

本以为这类小事秘书是敷衍了事，没想到真是认真对待。决定明天上班时

间给主任回电。

结果铃声大作。纳闷这么晚了谁会打电话来，绝没有想到是M女士，关切地问候：“你好！今天没有把你气坏吧？”

“这么晚了，怎么你还没上班？”

“我接到消息后，找了几位当时在场的人问情况，餐厅负责人也向我汇报了，但我需要亲自向当事人，你有时间跟我仔细说说吗？”

于是我一五一十地将情况和我跟x的对话和盘托出，最后表示：我早就生气了，因为出乎意料的是有这么多正直、温暖的人及时表态并送上了关切。

M说：“来中心的任何人应当可以选择用任何语言和自己的习惯，不同人种、不同肤色，在这里都一视同仁。”

我向她请教：“他所说‘所以美国大选很重要’这句话什么意思？”

“那再清楚不过了，他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现在的移民政策你是知道的，这是在搞分裂。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重视这种制造分裂、不尊重人权、扭曲人性

笔会

记录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